

## 差異的界線或壓迫的界線？

### ——評鄭書祥《徹底的愛》

陳胤安

英國肯特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博士候選人

華裔的美國聖公會牧師鄭書祥 (Patrick S. Cheng) 於二〇一一年出版其第一本專書《徹底的愛：酷兒神學導論》 (*Radical Love: An Introduction to Queer Theology*)，有幸於二〇一六年此書的中譯本得以出版，這本書算得上是第一本將酷兒神學介紹到中文世界的作品，即使於二〇〇九年性神學社 (Queer Theology Academy) 以華人的本土觀點出版、編輯了「人性」系列，<sup>1</sup>但對於整個英語世界的酷兒神學發展脈絡並未太多着墨，而這本書的翻譯補足了華語世界對英語的酷兒神學的缺口。

首先，作者面對如何界定酷兒神學 (queer theology) 的問題，是否酷兒神學等於同性戀神學、情慾／性解放神學或性小眾神學？是否酷兒神學僅關乎「酷兒」、僅是性小眾者的神學反省？確實，酷兒神學的定義相當多元、複雜，且酷兒神學家不必然都是性小眾，而作者所理出的酷兒神學也多方得益於其他的神學領域（例如，女性神學、後殖民批判和解放神學）。因此，「嘗試」系統化酷兒神學的精神，或為酷兒神學書寫一本「導論」，並非一件易事。

---

1. 胡露茜、麥明儀編，《人·性II：誰不是酷兒？本土酷兒神學初探》（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13）。麥明儀、湯泳詩、蔡潔瑩、黃美鳳編，《人·性：香港教會不能迴避的牧養需要》（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9）。

如同這本書的書名，作者認為：酷兒神學的核心在於「激進的愛」（radical love），<sup>2</sup>這個激進的愛極端到足以消解一切現存的界線，不論這界線將人與人分隔開，或者將人與上帝分隔開。<sup>3</sup>也因此，基督教神學「本身」就很酷兒，就是酷兒神學，因為基督的道成肉身、生命、死亡、復活、升天與再來，這都「在在顛覆我們對生死、神性與人性、中心和邊緣、開始與終結、無限和有限和懲罰與饒恕間」的二元理解。<sup>4</sup>儘管我們對於酷兒的定義像把傘般涵蓋一切，但酷兒的精神主軸就是要越過界線，並抹除界線，這些酷兒行動本身就是顛倒與反轉各種規範（尤其是從異性戀而來的規範），這些越界並非是被迫的、或者是不得不的行動，而是自覺地、刻意地去顛覆。<sup>5</sup>

回顧過去五十年的酷兒神學發展，作者指出四個發展的趨勢和類型。首先，酷兒神學必須面對教會傳統定義非異性戀的性小眾為不道德、不自然和扭曲，因此第一階段是護教學式的酷兒神學，尤其要辯護性小眾並非「自古」就被視為變態，例如鮑厄爾（John Bowell）的《基督教、社會容忍和同性戀》（*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便指出教會對同性戀行為的敵意與不寬容

---

2. 筆者建議 radical love 應該翻譯為「激進的愛」，因為這個 radical 不是只是「徹底」、完全的愛，而是一個不斷挑戰界線、消解界線的愛。激進的愛甚至挑戰那個徹底的「底」，因為「徹底」仍舊在一個既定的範疇內得以完全，但激進的愛將酷兒地（queerly）懷疑這個既定的範疇是否得以「徹『底』」（且存在一個「底」線）。此外，近年，一些翻譯傾向將 radical 翻譯作「基進」，因為「激進」一詞過去帶有情緒化、非理性的成分，且「基進」翻譯出 radical 的拉丁文字根（radix）的「根源」（root）的意思。然而，筆者認為，雖然鄭書祥企圖表達出三一上帝「原初」的 radical love，但筆者認為作者更多觸及上帝 radical love 本身的激情、超乎言表和理性的愛，這個愛並不完全被理性和秩序所規範；再者，radical 譯為「激進」也體現酷兒精神，挑戰理性與非理性的界線：「為甚麼連談『愛』都要理性、不帶情緒？」因此，本文將 radical love 譯為「激進的愛」。唯有提到書名 Radical Love 才使用「徹底的愛」。

3. 鄭書祥著，陳永財譯，《徹底的愛：酷兒神學導論》（香港：性神學社與基恩之家，2016），頁 xxv。

4. 同上，頁 13。

5. 同上，頁 7。

是十三世紀的產物。<sup>6</sup>第二階段受到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和黑人解放神學的影響，關注到酷兒應當從異性戀和恐同的壓迫中得自由，男女同志不應該在教會中被動地接受不公義。<sup>7</sup>第三階段發展出關係神學（relational theology），聚焦於如何在相互的關係「中」找到上主，而非僅是解放和接納性小眾的身份，上主是我們的朋友，他沉浸在我們的性別和愛慾之中。<sup>8</sup>第四階段則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巴特勒（Judith Butler）、賽奇威克（Eve Sedgwick）的影響，關注到性別與愛慾的流動、建構，對於酷兒的討論也不僅限於男同性戀、女同性戀而已，更涵蓋其他的性小眾（雙性戀、跨性別、雙／間性人、無性戀者等），和其他性偏好與展演（變妝易服、皮繩愉虐等），而這些酷兒的行動、展演、精神如何提供不同的視野來反思神學。<sup>9</sup>最後，作者認為，酷兒神學的未來應當更多與後殖民合作，以及批判種族主義、階級的議題，一方面他與博士論文導師——黑人解放神學家孔恩（James H. Cone）對話，指出「真正先知式的黑人神學會加入對抗異性戀——父權的鬥爭，這是眾多壓迫形式的來源」，<sup>10</sup>同時這也與他作為亞裔美國人的酷兒經驗密切相關。<sup>11</sup>在這部分，作者透過酷兒神學在歷史中的發展進程，點明酷兒神學的不同類型和焦點，進一步他以信經的信仰告白結構，三一上帝的系統神學框架闡述酷兒神學的貢獻。

---

6. 同上，頁 37。

7. 同上，頁 39。

8. 同上，頁 41-43。

9. 見同上，頁 44-48。

10. 同上，頁 50。

11. 同上，頁 50。鄭書祥也以自身亞裔美國人基督徒的經驗出發，探討酷兒牧養的議題，可參考 Patrick S. Cheng, *Rainbow Theology: Bridging Race, Sexuality, and Spirit* (New York: Seabury Books, 2013)。

鄭書祥認為，酷兒神學中的上主是激進的愛的發出者。上主啟示他自身就像是同志「出櫃」一樣，向他所愛的人自我揭示，且激進的愛的行為消解了各種界線，例如，以馬內利的上帝消解了上主和人之間的界線；在道成肉身中，上帝從天「出櫃」與邊緣人、脆弱的人休戚與共，消解了有能者與弱者間的界線；上主的出櫃（啟示）消解了知與不知的界線，像否定神學一樣，使我們處於轉化和不確定的張力之中。<sup>12</sup>除此之外，三一上帝的內在關係也彰顯激進的愛，三一上帝間的愛指向了「熱情友誼」作為核心，這取代了生殖為基礎的關係，且這關係可理解為縱慾，打破對二元或成對關係的袒護，而是着重「多重的」關係。<sup>13</sup>更重要的是，三一上帝的相互滲透幫助我們找回整全的多重身份，例如，「亞裔」的「男同志」「基督徒」三個身份是缺一不可的，這是酷兒身份的三一論，缺一不可、且損及整全。<sup>14</sup>因此，上主在他的啟示（出櫃）中彰顯他激進的愛，也透過創造的行動，駁斥對物質的輕視、且出於自願地流溢出他的愛，這就是恩典，從這角度來說，這顛覆我們對於婚姻與生育的想象，因為愛的核心不是生育，而是捨己、並給予對方不配得的愛。<sup>15</sup>

再者，三一上帝之中，耶穌基督是要來恢復激進的愛。在討論第二位格的聖子的章節中，鄭書祥先是重新探討了基督教的罪觀，並指出：「上主在創造的行動中不斷發出激進的愛，所以我們可以將罪理解為拒絕接受這激進的愛」，罪是在逃避上主給的恩典，罪不是驕傲，罪是羞恥或無力把頭抬高，像是把自己關在衣櫃裏面一樣。從這角

---

12. 見同上，頁 55-59。

13. 同上，頁 69。

14. 同上，頁 71-72。

15. 同上，頁 78。

度來說，作者反對傳統的教條式的、本質主義的罪觀，激進的愛將消解這些本質主義式的隔離，也唯有恩典能使人自由、使人出櫃。<sup>16</sup>而耶穌基督的代贖當被理解為「透過激進的愛終止尋找各種的代罪羔羊」，這呼應了酷兒的成長過程中的被壓迫經驗，耶穌承載了這一切，同時也終止了尋找代罪羔羊的暴力循環，這消解了我們和他們、局內人和局外人間的標籤。<sup>17</sup>在這脈絡中，基督是要體現，並恢復這激進的愛，正如他的道成肉身跨越了神性的界線進入人性，跨越當時的宗教與社會界線與那些被視為不潔、被遺棄的人坐席吃飯。<sup>18</sup>甚至，酷兒神學指出耶穌的身體的各種性別想象，包括跨性別者經歷性別重置手術就像復活的身體一樣，轉變前後是「相同又不同」，「沒有死去，但卻以完全不同的存有的身份回來」。<sup>19</sup>也有酷兒神學家指出，最完美的上帝受造形象是男「和」女，這就是雙／間性人，因此教會當「放棄不準確和不公平的二元性別建構」，如果耶穌就是那最完美的人性。<sup>20</sup>

最後，聖靈將引領和幫助我們回到激進的愛，而這個過程就是成聖，這關乎「我們最終與上主（和整個創造）重新聯合，以致於我們與上主（和與創造）分開的障礙被消解」。<sup>21</sup>因此，聖靈的工作首先像是膠水一樣將人與人連結在一起，這就像是在性激情中渴望另一個人一樣，再者消解了私人與公共間的界線，使酷兒的一櫃被拆除而被釋

---

16. 同上，頁 82-87。鄭書祥進而發展酷兒神學的「罪觀」，顛覆傳統西方教會的神學將罪本質化的觀點，並使用恩典為出發點，將「罪」視為「拒絕上主的恩典」。進一步討論可參考 Patrick S. Cheng, *From Sin to Amazing Grace: Discovering the Queer Christ* (New York: Seabury Books, 2012)。

17. 見鄭書祥著，陳永財譯，《徹底的愛》，頁 107-111。

18. 見同上，頁 91-93。

19. 同上，頁 97。

20. 同上，頁 97-98。

21. 同上，頁 115。

放，也消解了因為差異和多元帶來的隔離，帶來五旬節的合一與多元。這樣人與人分界的消解促成教會成為新的家或身體：在向別人開放自己，就是基督徒蒙召進入持續的滲透，這個大的基督身體展現了同一性；當我們將從上主而來的東西歸還，這就是神聖，而激進的接待與款待便是神聖的展示；而基督徒間的差異（性別身份、性態、種族、文化、年齡等）不阻礙構成一個基督的身體，展現了大公性；最後，使徒性標記着動態的傳統，和聖徒相通，被差派到這個世界中。<sup>22</sup>

基督教的聖禮也具有酷兒意義。因着洗禮，過去鎖在衣櫃裏的生命將死去，原本有的各種身份標記的區分變得不重要，因為洗禮後的唯一重要身份就是「在基督的身體中的成員」，這是激進的平等，人與人之間沒有任何差別。而聖餐禮就像「親密與神聖做愛時刻」；堅振禮是出櫃，使基督徒確定其信仰身份；和好禮消解罪疚與無辜的界線，使我們接受上帝給的恩賜；婚姻禮透露生育不是最重要的考量；按立（聖品）則是拒絕權力和宰制別人，而成為上帝跟人之間的中介；最後，覆油禮傳達聖靈的醫治能力。<sup>23</sup>聖禮讓我們預嚐世界終末的愛，當男女的差別被抹掉的時候，因洗而加入基督身體的身份才是唯一的身份，這也抹去的生與死之間的界線。激進的愛終將得勝，懲罰與獎賞的區隔也被挪除，因着這激進的愛，萬物最終都會到天堂。<sup>24</sup>

鄭書祥透過「激進的愛」這個核心，串起了在方法論上、議題和關懷層次上多元的酷兒神學，即便有些酷兒神學關注政治性地解放，有些酷兒神學透過被壓迫經驗來反

---

22. 見同上，頁 121-126。

23. 見同上，頁 135-145。

24. 見同上，頁 146-152。

思基督教神學，有些酷兒神學從男同志出發，有些從女同志出發，也有從雙性戀、跨性別者或無性戀者的觀點出發等。因此，要將這些紛雜多樣的神學涵蓋在「酷兒神學」的框架下，作者提出「消解界線的激進的愛」作為定義實為一大貢獻。再者，作者將酷兒神學對於基督教神學傳統的貢獻表達出來，這也消解了酷兒神學與非酷兒神學的界線、酷兒神學家與非酷兒神學家的分隔，因為酷兒神學雖然從酷兒的經驗和理論出發，但並不是「為了酷兒」（*for queer*）而存在，而是意識到教會群體「包含」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而他們的信仰反省將助益於教會省思我們對於上主的認識，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與萬物的和好。作為激進的愛，酷兒神學消解了傳統神學對其的排拒，反而向傳統神學顯示出上帝的激進的愛以及恩典。

然而，筆者企圖針對這種激進消解界線的酷兒神學提出疑問，儘管像是雞蛋裏挑骨頭。在密契主義的傳統中，重視人與上帝之間最終的聯合、界線的挪去；<sup>25</sup>從終末論的視野來看，未來人與人之間也沒有各種分別。<sup>26</sup>但這種「沒有分別」是否就等同於界線的挪去和消解？首先，倘若我們認真看待「差異與多元」的問題，在消解界線的過程中，多元與差異還存在嗎？或者還能夠存在嗎？當人與上帝的界線消解了，上帝還能夠成為獨立於人類的他者上帝嗎？<sup>27</sup>在終末的世界，沒有男女的分別是否還保留了人在復活前的性別認同？若從差異與多元的角度來看，界線一直存在

---

25. 參見 Sarah Coakley, *Powers and Submissions: Spirituality, Philosophy, and Gender* (Oxford: Blackwell, 2002).

26. 參見 Gerard Loughlin, "Introduction", in Gerard Loughlin (ed.), *Queer Theology: Rethinking the Western Body* (Oxford: Blackwell, 2007)。

27. 參見 Dietrich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A Theological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Church* (ed. Clifford J. Green; trans. Reinhard Krauss & Nancy Lukens;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8)。

一定程度的「正面」意義，他保護了差異與多元的可能，甚至差異一直是認同的來源（透過意識到他群的存在，我群才得以建構）。<sup>28</sup>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所說，「酷兒」是個具有內部差異和多元的框架和群體，這些消解界線的工作，是否也包含消解酷兒內部的 L（女同性戀）、G（男同性戀）、B（雙性戀）、T（跨性別間）等性小眾之間的差異？對於作者而言，哪些界線需要被消解、哪些界線應當被保留、這些「界線」在本質上有甚麼差異嗎？作者並沒有交代。從負面的角度來看，這些界線所塑造的差異是壓迫和歧視的來源和工具，這是作者所批判且企圖消解的，但同時，作者不應當忽視界線具有的正面意義。或者，其實激進的愛帶來的不是消解界線，而是更具包容力（inclusive）的「認同」，這認同足以「跨越」界線、而非「消解」界線。進而，這討論將觸及更核心的知識論的問題，就是酷兒神學是否以「差異的詮釋學」（the hermeneutics of difference）作為核心精神？<sup>29</sup>最後，酷兒神學作為激進的愛，究竟如何面對那些恐同的人（homophobia）？酷兒神學當如何消解那條仇恨的界線？或者酷兒神學當接納多元的聲音（即便是仇視和歧視）？激進的愛指出了終末世界的盼望，但恐怕在終末來臨之前，酷兒的顛覆仍舊是個未盡的工作。

**關鍵詞：**酷兒神學 差異 社會界線 激進的愛

作者電郵地址：yc271@kent.ac.uk

---

28. 參見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ocial Differenc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29. 參見 Linda Hogan, *From Women's Experience to Feminist Theology*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 中文書目

- 胡露茜、麥明儀編。《人·性 II：誰不是酷兒？本土酷兒神學初探》。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13。[Rose WU & Mak Ming-ye, eds. *Sexual/Beings II: Who is Not Queer? The Exploration on Hong Kong Queer Theology*. Hong Kong: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2013.]
- 麥明儀、湯泳詩、蔡潔瑩、黃美鳳編。《人·性：香港教會不能迴避的牧養需要》。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9。[MAK Ming-ye, TONG Wing-sze, CHOI Kit-ying & WONG Mei-fung, eds. *Sexual/Beings: The Inevitable Ministry of Hong Kong Churches*. Hong Kong: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2009.]
- 鄭書祥。《徹底的愛：酷兒神學導論》。陳永財譯。香港：性神學社與基恩之家，2016。[Patrick S. CHENG. *Radical Love: An Introduction to Queer Theology*. Translated by Daniel CHAN. Hong Kong: Queer Theology Academy & Hong Kong Blessed Minor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2016.]

## 外文書目

- Barth, Fredrik. "Introduction". In *Eth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ocial Differences*. Edited by Fredrik Barth.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pp. 9-38.
- Bonhoeffer, Dietrich. *Sanctorum Communio: A Theological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Church*. Translated by Reinhard Krauss & Nancy Lukens. Edited by Clifford J. Gree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8.
- Cheng, Patrick S. *From Sin to Amazing Grace: Discovering the Queer Christ*. New York: Seabury Books, 2012.
- \_\_\_\_\_. *Rainbow Theology: Bridging Race, Sexuality, and Spirit*. New York: Seabury Books, 2013.
- Coakley, Sarah. *Powers and Submissions: Spirituality, Philosophy, and Gender*. Oxford: Blackwell, 2002.

陳胤安

Hogan, Linda. *From Women's Experience to Feminist Theology*.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5.

Loughlin, Gerard. "Introduction". *Queer Theology: Rethinking the*

*Western Body*. Edited by Gerard Loughli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7.

# The Boundary of Difference or the Boundary of Oppression?

## Review on *Radical Love: An Introduction to Queer Theology* by Patrick Cheng

CHEN Yin-An

Ph.D. Candidate,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University of Kent

### *Abstract*

Patrick Cheng published *Radical Love: An Introduction to Queer theology* in 2011.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which was published in 2016, can be seen as the first book introducing English-speaking queer theology and LGBT theology.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base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reed, discussing from the Lord, Jesus Christ to Holy Spirit and covering various topics of systematic theology and sacramental th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eer theology. He argues that the core of queer theology is to show God's radical love is strong enough to dissolve all boundaries. However, the review also argues that boundaries are not necessarily negative to oppress and separate people. Conversely, differences and diversities are shaped and

陳胤安

protected by boundaries. Should queer theology, or radical love, dissolve the boundary or cross the boundary? In this sense, the review suggests Cheng to rethink the hermeneutics of difference in queer theology.

**Keywords:** Queer Theology; Difference; Social Boundary;  
Radial love